

民國二十四年

湖北江河流域灾情調查報告書

國立武漢大學刊

民國二十四年

湖北江河流域灾情調查報告書

國立武漢大學刊

湖北江河流域災情調查報告書

張克明 合編

民國二十四年春夏之交，霪雨連綿，山洪暴發，江河騰漲，隄垸潰決，湖北全省，淹沒大半，田廬洗刷一空，人畜死亡無算，不幸民國二十年之浩劫，再度到臨，屈指僅及四年，喘息甫定，元氣未蘇，何堪復遭巨創！況本年水位災區，受災人數與財產損失均在二十年以上，先後報災者計達五十縣，就中以襄河流域與長江上游，尤爲慘烈。是以國立武漢大學有組織湖北江河隄工災情調查團之議也。

全團共計六人；工學院邢維堂教授率領土木工程學系學生三人，專負攷察隄工責任；克明與道平奉令命隨同調查各地受災狀況。經三日之會商及準備，決定先赴襄河流域，以鐘祥爲終點，返校後再赴長江上游，以宜昌爲終點。行程既定，遂於八月十三日晨乘建設廳航政處長林專輪向襄河綫出發，沿途經過漢陽第二區之蔡甸，第五區之新溝，漢川縣城及第三區之分水嘴，沔陽第九區之仙桃鎮，天門第二區之岳口，潛江第五區之張截港，京山第五區之多寶灣等地，十七日下午五時抵荊門第

九區之沙洋。原擬續向鐘祥前進，嗣以上游水綫，航駛維艱，遂於十九日起旋東下，計往返費時八日，二十日下午四時返校。休息週餘，并整理所得資料，復於八月廿九日晨換乘保泰輪出發長江上游，沿途除沔陽縣治距江過遠，僅到該縣第五區之新隄鎮外，計道經武昌嘉魚監利石首與江陵等五縣縣城。九月四日上午輪抵沙市時，方擬赴公安松滋枝江及上游宜昌一帶攷察，適松滋等縣閭閻不靖，軍事方殷，途中不便停泊，無已，遂於六日轉輪返省，計往返費時十一日，調查任務，於以告終。除隄工方面另由邢教授提供報告外茲將災情方面，草成報告，以供參攷。

本報告之編製，係依河流方向，由上而下，順次排列，以明水勢緩急，災情輕重。惟沿途停泊之地，多非縣治所在，因而對於該縣整個數字不可多得，只以文字陳述其概略，雖不免遺掛漏之譏，然讀者亦可以概見矣。材料均由各地政府機關或地方團負責人所面告或根據所贈予之圖表，其精確度如何，雖非吾人所敢斷言，然於各種數字中，當可得其梗概。訛漏之處，在所不免，諸希閱者諒之！

甲 襄河之部（沙洋至漢陽）

襄河本流發源於陝西寧羌縣之幡冢山，曰漾水，書云：「幡冢導漾」是也；東流經沔縣，故又稱沔水；再經南鄭，始名漢水，南鄭，古漢中地也；東南流入湖北境，右受堵水，南河，左受均水，涪水過襄陽，南分多數支渠，至漢陽漢口之間，注於江；共長二千一百餘里。其上游多邱陵，名襄河者，蓋取「懷山襄陵」之義云爾。襄河入湖北境，首當其衝者爲鄖縣。然今年水災區域則自襄陽以下。而鐘祥三四工及十一工之漫潰，尤爲下游各縣被災之主因，本團原擬到達鐘祥後，再進襄樊。孰知船抵沙洋時，河水低落，航駛維艱，同時因時間關係，且不能迂道前往鐘祥，誠屬憾事！視察區域既止於沙洋，本報告亦僅限於沙洋以下，計荊門，京山，潛江，天門，沔陽，漢川，漢陽等縣之一部分或全境；但爲明瞭起見，對於鐘祥情形，亦不得不略加敘述：

鐘祥橫據襄河上游，縣境因襄河流貫，平分爲東西二部。西北則山林巖岫，阪

道傾仄；東南則平衍廣漠，皖塍交錯。因之襄河之爲患，僅及於東南，隄防之建置，亦連綿於東南沿岸。鐘祥隄防，共十有八工，自縣治南之鐵牛關起至張壁口止，全長約百里。每工長度，五里者居多，亦有長至二十里者。自第一工至十八工統名鐘祥大隄。鐘祥大隄實爲下游京山，天門，潛江等縣之屏障；而鐘祥本縣之土田，居隄內享其利者爲數甚少。故隄防潰決，鐘祥受患者不過十之一，下游諸縣受患者十之九。自明代以來，遇有潰決，皆鐘京天潛四縣，武荆安三衛分工合築。隄段以工名，始於此。清代亦仍之。有時工鉅費大，應城漢川二縣，亦與協築。

本年春夏之交，陝西淫雨連綿，山洪暴發，水流奔放，因之鐘祥大隄之三四工及十一工於七月六，七，等日相繼漫潰。襄河流域各縣水災，因此形成。綜計鐘祥被災面積約佔全縣四分之一強。全縣共分十區，二區全被淹沒，災情最重，四區無災，其餘均部分被災。因災死亡者，達二萬餘人，其數目遠過於災情最重之天門。蓋因隄防驟然漫潰，摩天浴日之洪濤，如萬馬奔騰，難以倉卒逃避故也。農田之被

淹者，六七萬畝，房屋之冲毀者四五萬棟，其數目雖不及天門漢川，然其損失亦可以想見其浩大矣。

一·荊門縣第九區與沙洋鎮

荊門位於襄河西岸，乃貧瘠之區。東南多水，西北多山，山多憂旱，水多憂澇。自小江湖下至新城百有餘里，胥濱漢水，一遇氾濫，隄潰垵決，膏壤化為沮洳，廬舍蕩爲墟址，此水鄉之所苦也。西北一帶，山重嶺複，田少石多，鑿塘築堰，未敷灌溉，雨期偶愆，禾苗立枯，山洪暴發，又慮冲淹，此山鄉之所苦也。

全縣共分十區。沙洋屬第九區，爲荊門唯一繁盛集鎮，區公所在焉。區長李君。據云：本區面積約六百方里，災區約佔全面積二分一；戶數一一·五五五；人口五五三一〇，被災者亦及半數。今年被災原因，非隄垵潰決，乃淫雨淤積所致。故無冲毀房屋及淹斃人畜等情事。被淹田畝，計棉田約七千餘畝，收穫量損失約二十餘萬斤，價值約四萬九千餘元；黃豆田約二千餘畝，收穫量損失約一千餘石，價值約

七千餘元；粟田約三千餘畝，收穫量損失約二千餘石，價值約一萬餘元；稻田約五千餘畝，收穫量損失約一萬餘石，價值約四萬餘元；雜糧田（芝麻，菜豆，高粱等田）約一千餘畝，收穫量損失約七八百石，價值約三千餘元。總計被淹農田約一萬八千五百餘畝，損失約十一萬六千餘元。至於賑濟方面僅由鐘祥急賑六千元中分到四百元。現在亢旱日久，積水已逐漸退完，明年春收今冬或可下種。人民雖未遭流離死亡之慘，然目前生計之窘迫，要亦爲冬防之慮。

關於沙洋鎮情形，據該鎮商會常委張玉九君談話，吾人得知其梗概：沙洋位於襄河之中游。河水低落時，漢口航輪以此爲終點；河水騰漲時，亦以此爲中樞重鎮而上達於襄樊。陸路交通，則有漢宜路經過。電報局，長途電話，均已設置。故商業自來即甚發達。大小商店共三百餘家，規模較大者約百家，全鎮戶數共二千餘。棉花市場佔該鎮商業第一位，每年平均出口額約一萬餘包（每包二百斤），價值約百萬元。今年勢將大減，因毗連各縣棉田，多被淹沒，而本縣棉田，亦僅存二三十

里而已。其次爲雜貨正頭業。貿易額將較去年大爲減少，預測當減百分之七八十以上。卽南紙（卽冥錢紙）一項，貿易最高額有至三十萬元者，今年因供給地之河南亦慘被水災，兼之本地人民購買力銳減，貿易額已不及昔年十分之一二。至於金融方面，尙無銀行，錢莊之設立，商業上之融通，須仰賴於漢口或沙市。

沙洋地勢較窪，年遭水患，人民對於防水工作，經驗頗豐，今年襄水雖曾一度漫溢入鎮，但未釀成大害。被淹時期甚短，最低處亦不過一星期耳。故商業之直接損失，通計僅四五萬元。災情雖不算嚴重，然集鎮盛衰之趨勢，須以商業之健疲爲斷，沙洋來日大難，宜乎該地商人之唏噓不置也。

馬良爲荊門被災最重之區域。該地屬於十區，居沙洋之上，同位於漢水之濱。吾人雖未親視馬良，然對於第十區之災情，於沙洋人士之談話中亦得知其概略：馬良濱臨漢水，以黃瓦幹隄爲屏障，此次襄河氾濫該隄漫潰，第十區全境幾被淹徧，被災人口約十分之九，死亡者踰百人。其損失之浩大，亦可想見矣。

就荊門全縣言，災情尙不嚴重。第五區與第十區受災原因，同爲隄垸潰口，襄水侵入。然第五區較第十區受害爲淺，因潰口處較遠，水到達時其勢已緩。第三區與第九區受災原因同爲霪雨淤積，而災情皆遠輕於第十區。此外均屬山鄉，水患未曾波及。荊門農田，有湖田山田之別。前者富於沙質，不易貯蓄水量，故以棉花、雜糧，豆類爲主要產物，尤以棉花爲大宗。後者泥質較多，宜於稻麥。該縣集鎮，以沙洋爲最大，其次則爲石灰橋，後港，馬良等。

二．京山縣第五區

京山縣屬之多寶灣瀕於襄河北岸，爲該縣第五區之一集鎮。區公所設立於此。區長朱文綱君對於該區災情陳述如下：

京山縣共分七區，一，三，六三區岡陵相接，地勢頗高；二，七兩區與隨棗兩縣接壤，山重嶺複，地勢最高；四，五兩區則地處低窪。故本年水患，二，七兩區全未波及；一，三，六三區雖處較高地，然因鐘祥十一工及三工隄防先後潰決，襄

水冲入京山縣境，排山倒海，橫撞直衝，上述三區之農田房屋之當其衝者，冲刷殆盡，人民逃避不及，因以淹斃者亦不在少數。洪水冲洗一，三，六三區後，再灌入四五兩區低地，於是該兩區全被淹沒，水位最高度竟達四三·二九公尺，較二十年最高水位尙高七尺有奇而襄河最高水位則較二十年低尺許，蓋因上游隄垸潰決，致滅殺其水勢，而京山沿河幹隄得以保全者亦因此。

第五區面積未詳，災區面積四十五方里。戶數一萬九千餘。人口十萬餘，被災人數約百分之九十：嗷嗷待哺，無所依歸者，亦不下八萬餘人，淹斃及因災染疫死亡者約二千餘人。本區農產物有黃豆，棉花，落花生，粟，高粱，芝麻，菜豆等，以前三者爲大宗。（本區農田不能種稻，故大米非本區人民之通常食品）此次因災損失計黃豆四萬餘石，棉花二百五十萬餘斤，落花生三十萬餘斤，粟三萬餘石，高粱二萬餘石，芝麻八千餘石，菜豆五千餘石，總計損失百萬餘元。農具損失五六萬餘件，價值四萬餘元，此皆農業方面之損失也。淹斃牲畜五萬餘頭，價值六十萬餘元

。（本區概屬湖田，每年有三次耕穫，須大量利用畜力，故每十家平均有牛七頭，其他牲畜尙不在此數之內）房屋被沖洗者計六千餘棟，然多數爲赤匪燒燬後所架之茅屋，價值較低，平均每棟以三十五元計，總共二十萬餘元。至於商業上之直接損失，就多寶灣言，爲數微末。因該鎮地勢較高，淹水不深，商店貨物尙未遭水溶浸。大小商店原有二三百家，年來因赤匪蹂躪，二十年之水災，去年之旱災，前此頗形活躍之棉花商業，已形凋弊，今更不免有江河日下之勢。

本區原屬沃野，農產物頗富饒，但近年因天災人禍，紛至沓來，已呈地瘠民貧之象，此次水災後，窘迫者之威脅借貸，形同劫掠者，時有所聞；兼之隨棗接界處，崇山峻嶺，不少匪類潛伏其間，重潰治安之慮。雖縣府前曾撥給急賑三百元，然當時僅用以僱船營救災民及散發熟豆；省委李書城慰問金三百元，及縣中積穀百餘石分配於四五兩區，然「車薪杯水」，「粥少僧多」，究亦無大裨益。現在縣政府又從省領到現金三千元麵粉一千袋，現正分令各區造冊核發，恐亦緩不濟急，寡不

三·潛江縣第五區與張截港

潛邑西扼巴蜀之喉，北枕襄鄧之臂，南亘洞庭之險，東連江漢之會，然僅就其縣境而言，則一望平原廣野，無天險四塞之固。境內河流派衍，湖泊通連而崇山峻嶺，則不一見。河流之最大者爲襄河，東荆河，西荆河，襄河自縣境之西北角流入，東南流至澤口，分流爲東荆河。襄河本流則折向東北流過張截港出縣境，東荆河南流至新灘口與西來之西荆河會，再南流出縣境。三者交錯，將縣境分爲東，南，西，北四部。

全縣共分五區。第五區在縣之東北境，張截港爲該區之精華所在地，同時亦爲全縣之精華所在地，位於襄河北岸。此次受災最重者爲二五兩區，以第五區爲尤甚。據該區區長張勉富君云：本區毗連鐘祥，因該縣三四工潰決，襄水由京山永隆河及天門漁薪河衝激而南，致全區九百方里之面積盡被淹沒。七萬五千七百六十人口

人人被災，死亡者雖僅八十二人，而嗷嗷待哺者約佔全人口五分之一。被淹者計二十餘萬畝，就中以棉田爲最多，其次爲豆田；種植麥，粟，高粱等雜糧者又次之。總計農產物之損失，其價值當在二百萬元以上。牲畜淹斃者七百八十六頭計損失二萬三千餘元。冲倒房屋計一千六百四十二棟，就中瓦屋佔百分之八十，茅屋百分之二十，前者平均約值二百元，後者十五元，總計損失二十六萬七千餘元。此外倉廩積糧之被漂流者尙不勝計，蓋今年春收豐穰，人民方自慶可以無飢，此次河伯猖狂，吞沒殆盡，亦云慘矣！

張截港昔爲潛江繁盛之集鎮。年來受赤匪與天災之影響，與襄河沿岸其他集鎮雖同一命運。各地會館，今雖毀敗不堪，然龍鐘老態，屹立於茅棚瓦屋之間，亦可以想見當年之雄偉。現有商店大小約一百三四十家，大半爲小規模之零售商店，且前鄉民之購買力幾等於零，市況銷沉，不堪言狀。街衢約長里許，地勢下街較高，被淹水時尙餘乾土。上街爲商業集中地，雖被淹沒，然水位不高，水勢亦成強弩之

求，不甚湍急，各商店得從容遷徙其商品，故水災之直

關於賑濟方面，湖北省救災總會曾發給現金六千元到縣（就中包括省委李書城慰問金二千元），第五區領到四千五百元。此外縣府所屬各機關職員曾捐資助賑，計洋一千元。散放方法，先由各聯保主任對於各村災情作一詳細報告，再由本區臨時水災救濟會覆查，最後按照下列三項標準分配：（一）淹斃一人者賑其親屬三元，（二）冲倒房屋一棟者賑一元，（三）無以為炊之赤貧成年者賑三角幼童二角。然此不過療飢於一時，而本區所最希冀者，厥惟早降霖雨，使復種之粟谷及其他雜糧得以收穫；鐘祥之潰口早日堵築，使明年春收，得以播種。

第二區災情，就吾人所知者如下：第二區位於東荆河西岸，與第一區隔河相對。此次因東荆河於該區蓮花寺附近汪家到潰口，復受江水倒灌，全境大半陸沉。農田淹沒千餘畝。地勢較低窪處，積水無法宣洩，今年秋收固已付諸東流，明年豆麥，今冬能否播種，亦殊可慮。至於冲倒房屋與淹斃人畜等慘狀，則為該區所幸免。

此外第一，第三，第四三區，或被積水所苦，或民垸漫潰，然皆未形成嚴重災情。故就潛江全縣言，較之天門漢川等縣，實爲不幸中之猶幸者。

四·天門縣與岳口市

天門縣北部多山，南部概屬平原。襄河自縣之西境流入，東南流過岳口市，彭市河，東流入沔陽縣境。全縣面積，在襄河北岸者約六分之五，襄河南岸者約六分之一。漁新河與天門縣河相接，橫貫於縣境之中部，上與京山之永隆河脈絡相連。在襄河與縣河之間有牛蹄河，乃襄河至牛蹄口塘向北分支，再東流至下沙團派衍數流出縣境。此天門縣河流之大勢也。此次水災之形成，一因鐘祥大隄之三四工潰決，水奪京山永隆河而入縣境，因之漁薪河縣河流域悉被淹沒；一因襄河岸雙河垸之潰決，七十二垸爲之陸沉。全縣共分八區，除襄河南岸第五暨六七兩區較高地帶未被淹沒外，其餘各地悉沉波底。災情之大，受害之慘，以西鄉第八區爲尤甚，而西鄉適爲天門之精粹所在——土地沃衍，農產豐饒，現已悉付東流。所殘存者不過敗

瓦頽垣，與拔根古樹而已！

據湖北省第六區行政督察專員兼天門縣長石毓靈君「天門縣水災概況報告」該縣此次被災損失如下：（一）災區面積約六千三百餘方里，佔全縣面積八分之七。（二）被災人口，約十二萬四千餘戶，六千四萬三千餘口，佔全縣人口十分之八。（三）被淹農田約一百四十餘萬畝，佔全縣農田十分之八。（四）損壞房屋全其他財產損失，計：（1）倒塌房屋約一萬六千餘棟，水浸尚未退出之房屋約四萬餘棟（2）淹斃耕牛約二萬八千餘頭，豬約約三萬二千餘頭，馬約五千五百餘匹，（3）漂流之穀米豆麥共約三十五萬餘石，（4）尚未收穫之棉花約十三萬石，黃豆約七十餘萬石，稻穀約八十餘萬石，以上四項及衣物器具共損失不下二千五百萬元。（五）淹斃人口以一，八，五，二四區爲最多，共約一萬二千餘口，（六）公家損失如電綫，道路，橋梁，以及其他公共建築等，總計損失不下三十萬元。

關於賑濟方面該縣已成立臨時水災救濟會。先後領到省府急賑洋九千元。省救